

- [20] Science journals: editorial policies [EB/OL]. [2024 - 03 - 31].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page/science-journals-editorial-policies#image-and-text-integrity>
- [21] 刘银娣. 同行评审的人工智能应用: 现状与挑战 [J]. 出版科学, 2020, 28 (5): 68
- [22] WEBER-WULFF D, ANOHINA-NAUMECA A, BJELOBA-BA S, et al. Testing of detection tools for AI-generated tex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Integrity, 2023, 19: 26
- [23]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关于在论文写作和评审过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有关规定 [EB/OL]. (2024 - 01 - 09) [2024 - 03 - 31]. [https://mp.weixin.qq.com/s/\\_IRUqAtyEM\\_2n53GrRIQgA](https://mp.weixin.qq.com/s/_IRUqAtyEM_2n53GrRIQgA) (2024 - 03 - 31 收稿; 2024 - 05 - 25 修回)

## 学术名刊的真伪之辨

游苏宁

《自然》是由赫胥黎等人 1869 年在英国创办, 其 2024 年的影响因子 (IF) 为 50.5。回溯历史可知, 它原本是一本典型的科普期刊, 因从 1970 年代起, 敏锐地抓住了 IF 游戏的重大机遇, 开始刊登学术论文, 并得以快速跻身世界名刊之列。如今的它, 既享有“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盛誉, 又能轻松挣钱, 毫无疑问已成为中国作者梦寐以求的“神刊”。不仅如此, 该刊近年来通过“马太效应”进行的集团化扩张成效显著, 形成一系列声名显赫的子刊。2023 年 IF 超过 40 的期刊中, 有 19 本是其子刊, 其中 10 本的 IF 比主刊还高。在国人对名刊的崇拜与日俱增的当下, 江晓原教授在中信出版社 2024 年出版的《科学外史 IV》中对《自然》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深度剖析, 通过揭秘该刊在稿件处理中的技巧, 以真实的史料和翔实的数据为我们揭露出《自然》在操纵论文发表中使用的伎俩, 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世界名刊。

不可否认,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自然》的发文中, 古生物学的研究论文居功至伟。这是由于古生物学研究需要依据化石来进行, 而华夏大地辽阔的国土经常会有新的古生物化石出土, 所以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2020 年 3 月 12 日, 《自然》发表了中国地质大学一位副教授领衔署名的题为《缅甸白垩纪蜂鸟大小的恐龙》的封面文章。该文一经问世, 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发现史上最小的恐龙”这一结论无比荒谬。迫于同侪义愤填膺的齐力声讨, 加之自己的心虚, 作者被迫很快就向编辑部提出了撤稿的请求。然而, 编辑部并未立即同意作者的请求, 而是采取多种推波助澜的手段让有关这篇稿件的争议日趋发酵。经过 4 个多月的辩论, 该文已经完成了其吸引眼球、大幅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使命, 《自然》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正式宣布撤稿以结束讨论。有关该研究最终达成的共识是: 古生物学界确认“发现史上最小的恐龙”是子虚乌有, 当初的各种质疑和

义愤也逐渐归于沉寂。回眸这一争论的最终结局: 论文作者身败名裂, 《自然》的影响力却更上一层楼。

在国人心目中, 认为号称国际名刊的《自然》在文章的审稿上必定极为严肃, 一定要通过权威同行的严格审查之后才会发表。然而, 实际上《自然》及其旗下的所有期刊均不设编委会, 也不附属于任何学会或学术机构。对《自然》而言, 审稿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同行评议, 而只是必要时的“业务外包”。审稿人的意见仅供编辑部参考, 并非能决定稿件是否刊登; 真正决定稿件是否刊登的是编辑, 最终是主编, 因此主编对稿件的发表大权在握, 一言九鼎。

在我们的固有观念中, 撤稿是一种严重的工作失误。然而, 在以《自然》为代表的西方学术名刊中, 撤稿却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 经常发生却无伤大雅。它们之所以不害怕撤稿, 甚至敢于操弄撤稿的游戏, 缘于在西方期刊中并不存在“发表文章就意味着期刊以自身的声誉篇文章背书”这样一种我们普遍认可的观点。它们乐于发表富有争议甚至明知其结论是荒谬的文章, 只要这种文章能够引起读者关注, 就可以先赚一波“流量”再说, 等公众的关注热情减退后, 再宣布撤稿了事。《自然》主编坦言: 衡量论文的科学价值并不存在唯一标准, 读者兴趣是至高无上的原则: 文章是用来读的, 科学论文也不例外; 如果作者兴趣与读者兴趣发生冲突, 应以读者兴趣决定期刊的发表策略。作为资深办刊人, 窃以为毫无疑问的是: 所谓读者兴趣, 说到底就是编辑及主编兴趣, 即由编辑来判断读者对哪类文章感兴趣, 而这种判断的结果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反思这些操纵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江晓原先生一语中的: 神刊高居神坛, 笑看世人纷纷攘攘前来献祭 (投稿), 神刊间或挑选个把合适的祭品享用一番 (炒作), 虽然事后献祭者身败名裂, 但神刊的光辉只增不减。